

BARBARA PARKER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1〉

纯真的嫌疑

[美]芭芭拉·派克著 苏筠 胡佳文译



当代美国最受瞩目的女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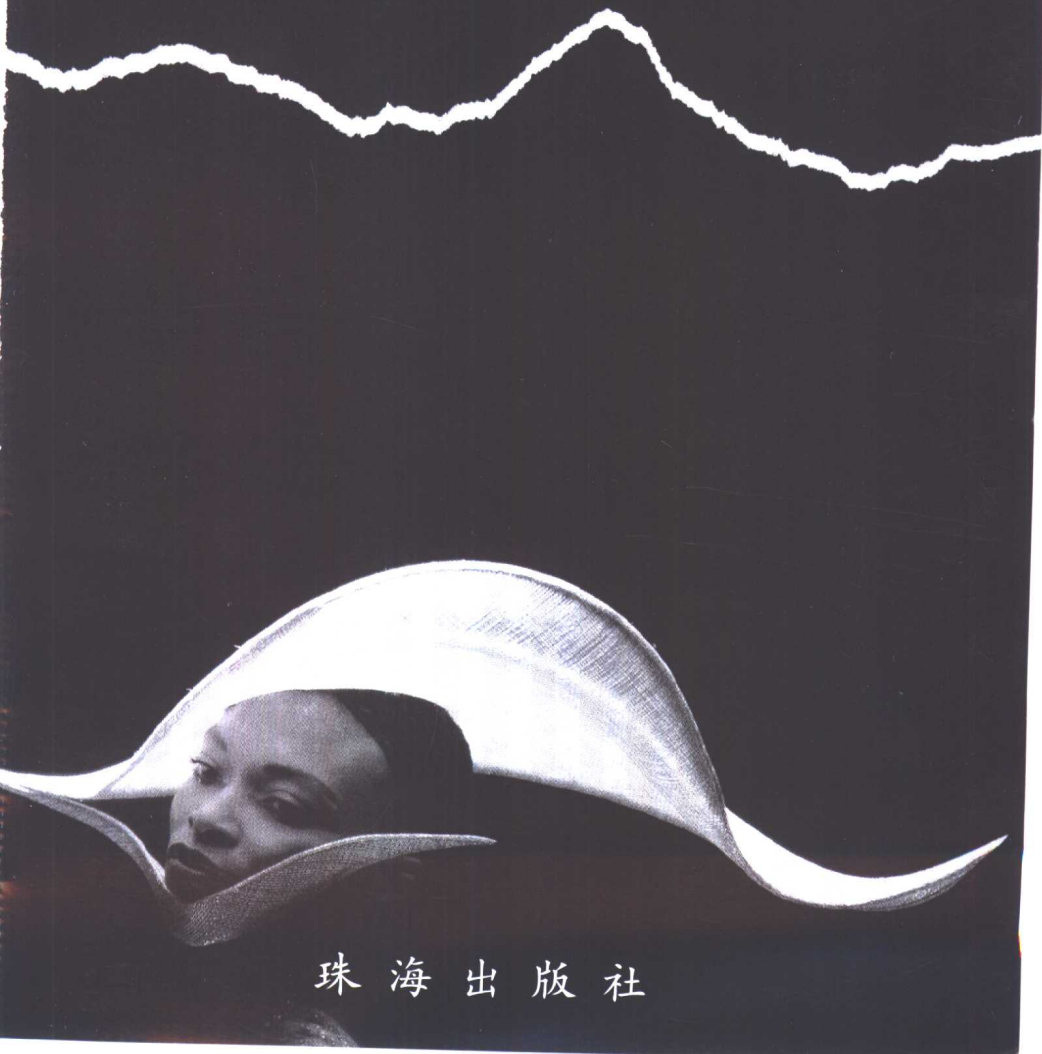
世界顶级水平的恐怖犯罪小说

珠海出版社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1〉

纯真的嫌疑

[美]芭芭拉·派克著 苏筠 胡佳文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 1/ (美) 芭芭拉·派克 著; 苏筠, 唐熠等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689-012-2

I. 芭… II. ①芭…②苏…③唐…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2441 号

For SUSPICION OF DECEIT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SUSPICION OF DECEIT by Barbara Parker. Copyright © Barbara Parker, 199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a member of Penguin Putnam Inc.

本书经中国上海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由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 (一)

——纯真的嫌疑

[美] 芭芭拉·派克 著

苏筠 胡佳文 译

策 划: 罗立群 田大军

责任编辑: 田大军 陈文娟 帅 云

装帧设计: 田大军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2222759 邮政编码: 519000

地 址: 珠海市香洲梅华东路 297 号 2 楼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20 字数: 47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套

ISBN 7-80689-012-2/I·403

定 价: 40.00 元 (全二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吉尔的母亲安琳过生日,在家举行派对。

吉尔的妹妹芮妮喝得酩酊大醉,并与姐夫戴维表现非常亲热,这让吉尔感到心情不快。吉尔与妹妹关系不好,对妹妹的生活放荡不羁更是不满。

几天后,在野外的公园里发现芮妮割脉自杀的尸体。

经解剖,发现芮妮已有两个月的身孕;死者生前一直随身佩戴的项链不见了;尸体边上有她的一份遗书。……

经警察的初步调查认定芮妮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警官弗兰克·布莱登认为头号嫌疑人是吉尔。

为了摆脱自身的嫌疑,吉尔决定进行秘密调查。在调查进行中安东尼的表弟卡洛斯又被人枪杀了,自己也差点危险伤命。……一件件血案更激起了吉尔想揭开神秘人面纱的好奇心,坚定了吉尔追查到底的决心。

故事环环相扣,精心揭示了罪犯的动机,情节曲折动人,严密推理了犯罪的手段。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真实、细腻,充满了紧张感和人情味,并有西方现代人的情爱纠葛。

主要人物表

吉尔·卡尔尼——本书女主人公。她是一名律师，在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八年。目前正踌躇满志希望成为该律师行第三位女性合伙人。

戴维·迈特格——吉尔的丈夫。事业不如吉尔成功，夫妻感情不和。

凯伦·卡尔尼——吉尔与戴维的女儿，9岁。

安东尼·奎特安——古巴裔美国人，律师。通过工作与吉尔相识。

芮妮·卡尔尼——吉尔的妹妹，与吉尔关系不好。生活放荡不羁。

玛利安·莱兹——吉尔的秘书，是吉尔的得力助手。

安琳·卡尔尼——吉尔的母亲。

吉米·潘瑟——印地安人，导游。是吉尔母亲安琳和芮妮的好友。

本恩·史克兰——曾是法官。是吉尔的表舅，与芮妮关系甚好。

卡洛斯·佩德洛萨——安东尼的表兄，建筑商。为人不正派，曾涉嫌运毒贩毒。

弗兰克·布莱登——警官。

伊迪丝·纽威尔——博物馆馆长。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5)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0)
第六章	(67)
第七章	(80)
第八章	(92)
第九章	(109)
第十章	(122)
第十一章	(131)
第十二章	(142)
第十三章	(153)
第十四章	(160)
第十五章	(167)
第十六章	(180)
第十七章	(187)
第十八章	(208)

第十九章	(223)
第二十章	(234)
第二十一章	(245)
第二十二章	(255)
第二十三章	(270)
第二十四章	(275)
第二十五章	(285)
第二十六章	(305)
尾 声	(312)

序

吉米·潘瑟向前推动着控制杆，气垫船像子弹一样向前窜出，突然之间在布满棕榈树叶的湖面上来了个急拐弯，船上几乎每个人都东倒西歪的大声惊呼。

这里绿茫茫的一片，湖面上漂着一层锯齿草。呆在礼品店的玛利如果看到了这样的美景一定会很高兴的。但是她只负责买票，不过她知道吉米是不太愿意那么早就带队出游的，尤其是在星期一。

方形的船头坐着四个游客，两个小孩子被他们的父母用腿紧夹着，生怕一松腿，他们的孩子就会以每小时 40 英里的速度逃窜。男的头上戴一顶遮阳帽，女的有着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吉米在他们的身后，坐在发动机上，离水面足足有六尺高。螺旋桨的声音震耳欲聋，要不是他戴着耳套，耳朵早就震聋了。先前他把棉花给了他的乘客，他们也都塞上了。

小女孩挣脱了父母，站在一边注视着父亲，冲着他直笑，小辫子甩来甩去。他也对她会心一笑。

吉米戴了一顶棒球帽，不让头发遮住眼睛。玛利曾对他说，如果戴一块绣有大花的头巾，他能显得更真诚。对于这样的评价他只是笑了笑说，那么戴上一个饰有火鸡毛的束发圈不是更好吗？

他用力地一拉控制杆，气垫船来了个急转弯，朝前面的方向开去，激起绿茫茫的水面上一层又一层浪花。孩子们顿时惊

叫起来，抱头乱窜。父母马上将他们拥入了怀中。

他猜，船上这批特殊的游客可能是来自瑞典的，这是从他们僵硬的语音中听出来的。他们有可能离开了停在迈阿密港口的豪华游轮，花一天的工夫来这里观光。他们的鼻子和双颊已经泛红，而这一特征是当地的人们所不具备的。由他带领的当地人一般都比较年轻，通常会带上一到两个孩子。上了年纪的人在假日公园观光的时候喜欢乘坐较大的气垫船，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能坐在一起，十来个或是更多的人坐在挡风玻璃的后面，上面有一个篷，可以遮挡太阳。

吉米重新将控制杆回复到原位。小船减缓了速度，船身稍许往水中沉了一点。这里的水域太浅了，他不想看到铝制的船底同水中的岩石相碰撞。他想把船开到深一点的水域，于是又发动了小船。

船越来越靠近防护林，他关闭了小船的发动机。噪音像被一块厚厚的手绢罩住似的，完全消失了。他拿下耳套，挂在座位旁的钩子上。那女的站了起来，活动活动，突然之间，船一摇晃，她急忙抓紧她丈夫的肩膀，哈哈大笑。

她三十来岁，下面穿着条长裤，上身穿着件黄色的港湾购物中心广告衫。她把棉花球从耳中取了出来。男的也紧跟着取了出来，接着把遮阳帽摘了下来，然后用衣袖擦了擦他的眉头，笑着对吉米说：“今天有点热。”

小船悠悠地漂过一丛水百合，一只跟鸽子大小差不多的青紫色小鸟飞过这丛水百合，它的嘴是红色的。

“那是什么鸟？”那女的问。

“那是紫雀。”吉米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得很慢。

她丈夫在一旁迅速地按下了快门，就在他想拍第二张的时候，小鸟已经消失在树丛之中。吉米用手臂划了一个很大的圈，按照常规又开始当起他的印第安人导游。

“这块陆地是在几千年之前形成的。早期人们是通过半岛到这里来的,然后在这里建立了家园,以猎鹿捕鱼为生。

现在将近9时30分,他应该把他们带回去了。他们可能会去小吃店,尝试一下冒险活动,把炸面包和炸蛙腿作为早餐。他自己从来没有试过,而玛利为了她的游客试过几次。就像她为了游客,把好多东西都搬进了那个礼品店。

吉米从椅子上走了下来,伸伸腿,活动一下筋骨。一阵清风吹来,吹弯了小树的腰,吹散了水中白云的倒影。气垫船在湖面上轻浮,锯齿草不断地摩擦着小船的两侧。女孩拣起一片较长的,想试试它到底有多锋利。

“小心点,手会被割破的。”

吉米用一根竹竿,把周边水草挑到长势较稀疏的地方,周围的水草似乎马上要溢到船里面来了。在芦苇丛的那一边,有一个乡间公园,因为太小了,不能吸引足够人的注意。

那男的注视着水面,问道:“这里有没有鳄鱼?”

鳄鱼,所有的人都是来想看鳄鱼的。

吉米点了点头,把手伸进乘客后座下面的一个盒子里,掏出他放在那里的一块已经变了质的白面包。“仔细看那里,鳄鱼喜欢藏在池塘里树丛的下面。”

然后,吉米把搓成细条的面包屑扔进了水里。面包屑时上时下的浮动,引来无数小鱼竞相蚕食。

女孩整个身子扑到了船外,辫子的末梢似乎已经触碰到了微微泛褐的湖水表面。她母亲拉住她的衬衣,一把拉了回去。

“如果我看到了,我会告诉你的。”吉米拍了拍小女孩的肩膀,用手指向他的驾驶座,“你坐到那里去吧。”

过了一会儿,女孩爬了上去。她父亲跟在她的后面满心欢喜。

那女孩的母亲倒是有点担忧,支支吾吾的不知道用瑞典语

说了些什么。

“他们都很安全。”吉米说，“他们都很好。”两个孩子肩并肩的坐在驾驶座上，随便摸摸驾驶舱里面的金属设备，再玩玩那根驾驶控制杆。“只要不发动就没事的。”

吉米告诉船上的游客，把你们的手缩回来，你们想见的东西就在附近了，做好开心的准备吧。

吉米又向水里扔了一把面包屑，这时船上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在芦苇丛的上空有一只蜻蜓。船突然之间一晃。湖水不断的拍打着船身，小女孩抬头看了看太阳，又朝芦苇丛看去。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一动也不动。

小男孩就站在她的旁边，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不论她回答了什么，他们的父母立刻把头转向了他们的方向。那母亲踮起脚尖来到小女孩的身旁，用手遮住了她的眼睛。吉米把竹竿插入水中，用力的一划，他们的船和芦苇丛靠得更近了，现在他也能够看清楚大约 18 米之外的那条缝隙，浓密的树林饱经风霜，在清澈见底的湖水的映衬下显得更为沧桑。吉米用竹竿奋力一推旁边的一块岩石，小船就靠上了芦苇丛。

吉米看呆了，湖水滴滴嗒嗒地击打着小船。他听到苍蝇嗡嗡的声音，慢慢地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那男的拉了拉他的衣袖，“我们现在就走，我们马上回去。”

吉米推开了他，气垫船又慢慢地漂进了芦苇丛中，惊起了一群乌鸦，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那是一具女尸，吉米看见了她的肩膀，又看见了她的手臂。尸体的皮肤已经泛白，起了斑点。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散落在地上。她的整个身体弯曲着，脸朝上。鼻子和嘴唇已经不能辨认。她看上去就像个瘦小的女孩。

吉米·潘瑟强烈地克制想吐的感觉。

他认识她。

第 一 章

下午 1 时刚过,吉尔·卡尔尼推开沉重的黄铜色的门,走出哈特维尔大厦,朝西走去。在正午阳光明媚,白云穿梭在迈阿密的高楼大厦上空,就连狭窄的街道都沐浴在阳光之中。吉尔看了看太阳,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副太阳眼镜。

在下午 1 时 30 分,她将去法院参加一项民事诉讼法案的争辩。她已没有好心情对待对方的律师,如果他们上次的争辩算是什么预兆的话,这一次一定要对方律师俯首称臣,让对方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精心准备的材料。吉尔并不想彻底地击败其他的律师,因为这种失败总有一天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今天她想让对方的律师无路可退,这个诉讼案本该早就有个定论,如果双方不愿调解的话,法院也早就该作出审判。

街上一股凉风吹到了她的脸颊和颈部。一家鞋店的大门敞开着,空调的风吹到了人行道上。

吉尔 1.80 米的个儿,飘逸卷曲的头发留到领口,穿一身海军蓝的套装,神气十足地走在弗拉格勒大街上。

在迈阿密大街的十字路口,禁止通行的标识,一闪一闪地闪着。她又看了一下表,1 时 10 分,还不算晚。

她再花五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在 12 楼的法官办公室,不过她先要在法警那里签到,和其他三十多个分管民事诉讼案的法官一样,科克利法官会在一次的议案日程表中安排二十来个民事诉讼听证,然后按照递交议案的顺序举行听证会。今天碰到

好运,吉尔的议案被安排在第二个。她的对手乔治·桑切斯是一个拉丁人,确切地说是古巴人的后裔,但是他办事像典型的美国银行家一样有效率,在她签到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到,但是当这个议案被传唤的时候,他一定会在那里等着了。

交通灯刚一转换,人流就又涌向了人行道。

戴德县的法院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大楼,四面都有宽阔的台阶通向大楼前的平台,前前后后有很多希腊石柱,灰色的花岗岩大楼拔地而起,一共 23 层楼,顶部的三角形上插着好多天线。

吉尔从旋转门进入了大厅,由于大厅的四周贴着瓷砖,顿觉其中回音缭绕。她把公文包放在了传送带上,接受 X 光的检查,接着自己也接受了金属探测仪的检查。这些都是进入迈阿密法庭之前的常规检查。

12 楼的人不是非常的多,只有几个律师站在走廊另一头的科克利法官的办公室门前。她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其中的几个。她看了一下表,现在是 1 时 16 分。尽管她不可能是第一个到的,但是也差得不多。

“吉尔·卡尔尼。”从电梯对面的休息室里传来一个女性的带有磁性的嗓音。吉尔四处寻找,看到了凯琳娜。她一头花白的头发,穿着件红白相间的连衣裙。

“你好,凯琳娜。”

“你信吗?本来我下午正好要打电话给你的。”凯琳娜把她的一大叠文件放在了一把木头椅子上面。

在另一旁椅子上坐着一个女的,很年轻,头发是金黄颜色,用手指不停地在缠绕一张餐巾纸。吉尔确信,这一位是凯琳娜的离婚诉讼案的当事人。凯琳娜很擅长打这种官司,尤其擅长为有钱或者是生性怪僻的人打这种官司。

而这女人对于上述的两种特点都基本符合。在她仰视凯琳娜的时候,额头上的抬头纹清晰可见。“你现在去哪里?等会儿

如果他们传唤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只是去大厅，怎么了？”凯琳娜拍了拍她的肩膀，“我就去两分钟。”

尽管在那种地方抽烟是被明令禁止的，凯琳娜还是忍不住，偷偷地点起一支。吉尔的眼睛禁不住扫向了科克利法官的办公室的大门。

“我现在手上有个案子，我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接过去做的。”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吉尔说，“但是我现在要走开一会，因为我需要到法警埃迪先生那里先去注册登记。”

法警埃迪就坐在门的里面，他抬头匆匆地看了一眼一旁的一叠报纸，而她则靠在他的办公桌上。“卡尔尼女士，请问您是哪个案子的？”

“戴顿夫妇和佩德洛萨发展公司之间的案子，”吉尔说。同时她指着打印纸给他看，“就在那里，在这一页的最后两行。”

“桑切斯在外面吗？”一边询问，一边用手指拨弄着他的圆珠笔。

“不，他还没有来。不过……”

“只有你们双方的人都到齐了，你们才可以注册。”

“埃迪，别说笑了，他一定会到的。”

“对不起，这是新的规定。”埃迪检查了吉尔名字的拼写，抬头看着她说：“继续等他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些资料带着。”在他的桌上放着两大堆的资料。

吉尔向秘书要了两片阿司匹林，然后用纸杯盛了一杯凉水，她注意到秘书桌上的闹钟现在已经是1时19分了。

“你人不舒服吗？”吉尔一回到了休息室，凯琳娜就问了她。

“直到对方的律师到了，埃迪才会给我注册号码。”

“那谁是对方的律师呢？”

“乔治·桑切斯。”

“没听说过。”凯琳娜在旁吐出一阵青烟。“大概他是以古巴人的时间观来做事的。”

“他是故意迟到,我知道的。”吉尔看到已有成群结对的人在法官办公室门外排起了队。

“如果他再不出现的话,那么你可以因为他的迟到而赢得这场诉讼的。”

“他不会让我那么轻易就获胜的,他大概会以在来法庭的路上被打劫为由,让法官重新安排今天听证的时间和次序。”

凯琳娜听了哈哈大笑,突然降低嗓音,用香烟指着一个女的说:“在我后面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当事人。”

“这个人看上去像城市女牛仔?”

“说得好听点。她的名字玛卡内蒂,是不是能让你想起什么?”

过了一会儿,吉尔说:“好,不开玩笑了,说真的。”

吉尔问:“能赚钱吗?”

凯琳娜对她前后摆了摆手,说:“他们是酒的经销商,出钱很慷慨的,决不会在这上面为难你的。”

吉尔的视线暂时离开了她。她正悠闲地翻阅着《佛罗里达小吃周刊》,大概是想找一些图片。“我还不能立刻决定到底接不接。听起来,好像小型的律师事务所就能接这个诉讼案了。”

电梯铃又响了,她环视四周,一个职员推着一箩筐的资料从电梯里走出来,之后走出一个女律师,曾和吉尔一起上过律师课程。又有一个四十来岁的高个子的律师走了出来,看上去是拉丁人。他身穿一套八百元左右的西装,手上拿着个耀眼的公文包,是由剧毒的蜥蜴皮制成的。他四处张望,似乎在找熟人。仍旧不见该死的乔治·桑切斯。

她对凯琳娜说：“除非我们的当事人能够提供大笔的律师费用，我们一般只对大公司的账目感兴趣。”

“天啊！难道你不想接这个案子，就当是轻松轻松吗？”凯琳娜的声音有些颤抖，“在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你真是可怜。我也有自己的办公室，而且我还能自己安排时间。而且只要我自己愿意，我就能抽出一个或是两个下午，轻松一下，而且立刻就能办到。”

凯琳娜的视线突然被吉尔身后的什么人给吸引住了，两根精致的眉毛不住的往上翘，吉尔也转过身去，就是刚才那个手拿公文包的人。

凯琳娜握住他的手说：“亲爱的，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真巧，你也在这里。”他弯下身子，跟她拥抱，嘴唇轻轻地擦过她的脸颊。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她问，“这里可不是刑事法庭啊？”

过了一会，他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我才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呢，但是能在这里看到你我仍旧觉得很开心。”

吉尔不停地转动着眼睛。

凯琳娜笑了笑，跟他凑得更近了。“那是我的朋友。”

他看了看吉尔，似乎刚刚意识到她的存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幽香，这种香水肯定价格很贵。她很不在乎的也对他笑了笑。

“吉尔，这是安东尼·奎特安。”凯琳娜说，“去年他为我那些爱惹事的当事人做了辩护。”

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从她脸上一扫而过，似乎对她大致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不管看上去是多么的彬彬有礼，吉尔确信，拉丁男性决不会把与不同性别的人的交往变得平淡。

吉尔在他想上去亲吻她脸颊之前伸出了手。“你好！”凯琳

娜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吉尔·卡尔尼。她在哈特维尔大厦的布莱克和罗宾努律师事务所工作。”

尽管他看上去仍旧是彬彬有礼,但是又觉得他同刚才有些不同。他急忙松开了她的手,说:“啊,你就是卡尔尼女士,我想我就是来找你的。”

“很遗憾,桑切斯今天不能来了,他今天有其他的事情,所以他让我来代他处理这事。”安东尼在说话的时候几乎不带西班牙的口音,当他笑的时候,先前的魅力又在他身上重现。“桑切斯希望一些问题能在今天得到解决。”

“哦?他怎么那么的乐观?”

“当然乐观。这个诉讼案不值得我们展开唇枪舌战,当然也不值得像你们这样一个大律师事务所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吉尔敢打赌,是安东尼不让乔治来的,而且确信刚才为了使戴顿诉讼议案从日程表中消失,他一直躲在洗手间。“安东尼先生,我想告诉你,律师费并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安东尼微微耸了耸肩,“可是在你们的诉讼议程中,你们要求我们的当事人来支付这笔律师费用。”

“不错,这是因为你们耽误了……”

“我们?”

“你们事务所,你们当事人。”

他莫名其妙地皱了皱眉头。“但我在这里,没迟到啊。”

吉尔以同样的微笑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法警登记呢?”

等他离开后,吉尔悄悄地对凯琳娜说:“上帝啊,就该让他输。”

凯琳娜笑得合不上嘴,说:“我应该走了,我要去帮我那个当事人了。”